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范雎与赠绶袍

段进利
著

战国时期，魏国人范雎受辱后，施计避难，卧薪尝胆，待机而作，他能言善辩，提出著名的“远交近攻”策略，得到秦昭王的赏识，封为秦相公，为秦始皇一统六国，打下了基础。在仇人相见，念旧情赠绶袍时，他用计戏弄，消除当年仇怨，他是一位恩怨分明的战国人士。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 编: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0辑)

范睢与赠绌袍

段进莉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87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434-01-1

G·52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遭冤屈受辱魏国 施巧计避难他乡 ...
..... (3)

二、寻时机上书进言 强公室远交近攻 ...
..... (7)

三、赠绨袍冰释前嫌 诛魏齐恩怨两断 ...
..... (22)

四、会蔡泽尽晓利害 辅昭王功成身还 ...
..... (30)

结 语 (44)

引 子

尽管秦始皇的万世梦想只延续了两代，尽管秦国暴政历来并不为儒家传统所接受，甚而称颂、认可，但是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依然有着毋庸置疑的深刻意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自然导致了深切的历史的关注，秦国何以一统天下？盛衰成败的演变向来是历史追问的话题，无论是历史学家的深度关注，还是小学历史课本中的简单条列，这个算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始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的一个重要议题，千百年来的解读，层出不穷，或相契，或争执，如同鲁迅眼中的《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兵强马壮，自是混一利器；秦川地利，本为帝业之据；人心思定，亦是关键所在。不同的立场大抵有着不同的考索角度，统一因素虽是多元，特定立场下的思考所遵循的多是单一思路。秦统一前后的理国施政历来不被儒家所喜，向来是批判多而同情少，而儒家理解兴亡的重要理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亦不愿用于对秦国一统的思考中，而崇尚“无为”的道家与力行“兼爱”的墨家是连盛衰兴亡的事件本身都不愿关心的，更不会去注意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了。在秦国所凭倚的法家思想中，“人”却不是兴亡演变的关键力量，自然难以成为盛衰思考中的核心关注。以至于在统一之后，宗室大臣认为在秦国效力的外来者，原本来自诸侯各国，非秦国本

土人士，他们大都怀有异心，想趁机为自己的国君们游说秦王或刺探情报，因此应该将这些外乡人全部逐出秦国，秦王居然同意了这个建议，打算逐客。时在秦国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迫不得已，李斯上书秦王，以辩其冤，竟留下了秦国最为著名的一篇文章《谏逐客疏》，其中提到：昔日秦穆公从戎求得由余，从宛得到百里奚，又从宋迎来了蹇叔，从晋求得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臣帮助秦穆公兼并了二十个小国，成为西戎霸主。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社会移风易俗，人民丰足，国家富强。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谋，攻占了三川的土地，西吞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统括了九夷、鄢郢，故而东面据有了成皋的险隘，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六国转而尊奉秦国。而秦昭王得到范雎，在其大力倡导下，废弃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了王室的力量，堵塞了权贵的势力，逐步吞并各诸侯国，使得秦国成就了帝业。李斯还反方向分析道：如果上述这四位君主拒绝其它诸侯国的贤臣投奔到秦国，疏远这类贤臣而不加以委用，那么秦国不可能有富强的实力，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名声了。

李斯的本意原在自保，抬出秦国先君们的用人态度，及所建功业来证明“客”的不可驱逐，但颇为精彩的论述中，却已阐明了秦国称雄的人和因素，在他开列的秦国帝业功臣谱中，列于最末的范雎，正是承前启后之关键所在。秦的一统自非范雎缔造，但其上承商鞅、张仪所创之霸主基业，下启始皇横扫六国之局面，自有江河不废的勋业。

一、遭冤屈受辱魏国 施巧计避难他乡

范雎，字叔，魏国（魏地包括今山西西南部、河南北部等地）人。曾经游说于各国诸侯之间，想要侍奉魏王，希望能够发挥所长，有所作为，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无着，更没有可以用来资助自己的钱财，于是只好先侍奉魏国的中大夫须贾。他的抱负并非只限于此，而是希望以此为进阶之梯，有朝一日能得见魏王陈说自己对于风云变幻之际的形势分析，以得到赏识，封侯拜相。他的这番出仕热情充溢了他的一生，虽最终寻得用武之地，得以千古留名，但却不曾想到最初的路途坎坷：在魏国遭人中伤，险些丧命。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号称七雄，各据疆土，倚强凌弱，互相吞并。魏、齐素有积怨，经过“围魏救赵”的著名战役，魏国实力大减，并被迫每隔三年向齐国进贡一次。当时，魏齐是魏国的相国，由于惠王染病，魏国朝政大多由其代理，又到三年贡期，按照惯例，魏齐派大夫须贾前往齐国，范雎作为其随从也一同前往。然而留在齐国好几个月，都没能完成使命，更无法回报朝廷。后来齐襄王听说范雎很有辩才，就派人赐给范雎金子十斤和一些牛酒。或许是出于爱才之心，当时的社会，各诸侯国间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激烈竞争最终聚焦于人才的争夺，各诸侯国国君清醒地认识到，各类人才才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力量，因而这一时间，尊贤养士，蔚然成风。也正是在这种风潮下，

齐襄王才有对于范雎的此举；但也或许是齐襄王所使用的反间计，正是因为人才之重要，所以贤能之士如果不能为我所用，那么即使毁掉也不希望他为别的诸侯国效力。无论是出于上述的哪一种原因，他对于范雎的特殊友好行为，都恰恰将范雎置于被魏国误解乃至百口莫辩的境地。纵使范雎百般辞谢，不敢接受，也于事无补。当须贾知道了这件事后，大为生气，认为是范雎把魏国的机密国事告知了齐国，才会受此赏赐。更深一层的则是妒火中烧：身为使者的他都没有受到如此礼遇，而自己门下的一个小小随从竟然能让齐王这般对待，令他颜面全失。于是须贾心底另做打算，而表面却命范雎收下齐王赠送的牛酒，把金子退还。

回国以后，须贾越想越气，心中对范雎的恼怒无可遏止，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夸大渲染一番后禀报了魏相国。时任魏相国的是魏国的诸公子之一，名叫魏齐。魏齐听了以后，全然相信了须贾所言，而坐实了范雎盗卖国家机密、换取齐国钱财的罪行，立刻派遣门下舍人把范雎拿下，并且没有给他任何辩白的机会，就施以鞭打酷刑。范雎一介文士，不明就里的情况之下惨遭鞭打，苦不堪言。一顿痛打之后，他被打断了肋骨，打落了牙齿。疼痛反而让范雎更加清醒，他观察、分析后明白了自己原来是被人诬告，不能就这样背着骂名死掉，定要洗清冤屈，更何况还要实现夙愿，达成自己多年期待的目标。于是范雎只得装死，施刑者在以为他死了之后就用草席卷起他的“尸体”丢在厕所里。当时，魏齐正在大宴宾客，宾客们喝醉了酒，都在他身上撒尿，故意污辱他，以此来告诫后人，使他们不敢再泄漏国家的机密。

忍受着腥臊气味，更承受着种种羞辱，范雎寻找着脱身逃命的机会。在众人酒酣之际，仍被卷在草席中的范雎偷偷对看守的人说：

“您若能放我出去，以后我一定重重酬谢您。”

于是看守的人就请求魏齐：把席子里卷的死人拿出去丢掉。魏齐酩酊之际予以了同意。范雎这才得以逃脱一死，才有日后在秦国的大展鸿图。虽然事后魏齐觉得不妥，又曾派人多方追寻范雎的下落，但范雎在友人的帮助之下，终于能够安全逃离了这块令他难以割舍但却不得不离开的故土，同时也促使他走上了发奋他乡的道路。

在追捕范雎的风声正紧之时，范雎的好友、魏国人郑安平得知了这一紧急消息，冒着危险、想方设法把范雎带到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让他躲藏起来，而范雎也即改名换姓，叫做张禄，以躲避追踪。正当这个时候，秦昭王派遣的使者王稽留驻魏国，为了接近王稽，郑安平就假扮成一个服侍王稽的小厮，有一天王稽问道：

“魏国有没有贤能之士，可以和我一起西游的呢？”

王稽借出使魏国之际，希望能发现一些人才，并推荐他们为秦国效力。

郑安平发现机会终于来了，赶紧回答道：

“我家中住着一位张禄先生，他很想见您，畅谈天下的事情，但是他有仇家，不敢白天来和您相见。”

王稽说：“那么你就晚上带他来。”

于是晚上郑安平带范雎来见王稽。从王稽在秦国日后的发展来看，他并不具有什么卓越才干，但是他在推荐人才

方面却独具慧眼，至少范雎得以进入秦国，成为秦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谋臣，王稽是功不可没的。在与范雎见面后的交谈中，范雎的话没说多少，王稽就已经知道他确实是个难得的贤才，便力邀他入秦，并对他说：

“您请在边境三亭的南面等着我，我将带您一同离开魏国。”

二人约定后，范雎仍返回藏身之处。王稽在辞别了魏王回国途中，经过三亭的南面时，便用车子接上范雎同回秦国。

一路无话，这一日到了湖关（今河南阾乡县东四十里），远远望见有浩浩荡荡的车骑从西边来，范雎问道：“那边来的人是谁？”王稽说：“是秦相穰侯，他到东边去巡察县邑。”范雎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的大权，而且很讨厌其它诸侯国的说客进入秦国，此番相遇恐怕会侮辱我，我不如暂时躲在车子里。”过了一会，穰侯果然到来，先是对于王稽的这番出使予以了慰问，然后就站在车上问道：“函谷关以东有没有什么变动？”王稽回答：“没有。”又对王稽说：“你现在去进见国君，大概没有带诸侯的说客一起来吧？这些人毫无用处，只会扰乱国家罢了！”王稽诚惶诚恐，立刻答道：“我哪里敢带。”说完，就立刻辞别离去。范雎在车中对穰侯的话听得真切，这时说道：“我听说穰侯是个聪明人，只是他考虑事情略为迟缓一些，刚才他就已经怀疑车里有人了，却忘记搜查一下。”一边说范雎一边跳下车，自己步行，扭头对不解的王稽说道：“这会儿他一定后悔没有查看一下车内是否有人呢。”又走出十多里，穰侯果然派人飞驰而回查看车中，发现

没有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客人，才作罢。

历尽重重艰难险阻，范雎终于得以和王稽一同进入秦国都城咸阳，无人注意——在当时的秦人眼中，这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事件，但这个事件却潜藏着影响秦国日后发展的重要意义。范雎的入秦，将使得他之后的秦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

二、寻时机上书进言 强公室远交近攻

范雎终得以逃离魏国，进入秦国，躲避了穰侯的阻挠，而且又有使者王稽的引荐，自以为拨开阴霾自当重见天日，可以为自己再度创造机会，上书进言，建功立业。而秦国，更准确地说是秦昭王，确实给了范雎一个用武之地，其敏锐、全面的洞察力在他投入到秦国的政治斗争中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进言之路同样蹭蹬。

王稽先行派使者回报秦王，力荐道：

“魏国有一位张禄先生，是天下闻名的善辩之士。他曾说：‘秦国的危险在于无人敢直言进谏，如果秦国获得我的辅佐将会长久地处于安定，但是这一策略不可以用书信相告，而必须见到秦王当面交谈。’鉴于此种情况，臣下我就把他用车接到秦国来了。”

秦王听后并未动心，更没有真正相信范雎所言是真，只是像对待普通说客一样，安排他住下，供给他吃穿用度，但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就这样将他闲置了好几年。

这一情况是范雎始料未及的，原想用这样的话激发秦昭王出于好奇之心接见他，可利用进见之机阐发自己多年谋划在胸的良策，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时候，秦昭王已在位三十六年，向南攻下了楚国的鄢郢（故城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南），楚怀王被秦囚禁，最终死在秦国；向东打败了曾经自称东帝、后来又去掉了帝号的齐湣王；还好几次围困了韩、赵、魏。另一方面，以穰侯魏冉为首的权贵集团当时控制秦政，他们“恶纳诸侯客”，一反秦国以任人唯贤的方式来吸引关东人才的策略。因而受其影响，秦昭王“厌天下辩士”，所以才一直不召见范雎。

而此种局面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武王继位，秦国仍然保持了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到公元前307年，武王因举鼎折断胫骨而死，由于他没有儿子，所以没有子嗣继承王位，于是他的几个弟弟就展开了激烈争夺君位的政治斗争。惠文王后、武王后及一些大臣拥立公子壮即位。但芈八子（后称宣太后）和她的异父长弟魏冉则拥立被燕赵两国护送回来的年仅二十岁的公子稷（秦武王异母弟、芈八子之子）登位，即秦昭王。这场王位之争持续了三年，由于魏冉握有兵权，因而最终杀死了公子壮、惠文王后和昭王的其他异母兄弟及一些大臣，并将武王后驱逐至魏国，确立了昭王的稳固王位。但从此以后，一方面宣太后以太后身份干预国政，另一方面魏冉因系宣太后异父弟，又有拥立昭王的大功，因此在昭王在位的前期断断续续共5次为相，时间合计长达25年之久。这样，在昭王前期实际上形成了魏冉集团专权局面，而这也使

得秦国的发展陷入低谷之中。首先，魏冉任相职，不仅控制了秦国的政治，而且左右着秦国的军事，将与相在职能上的分离趋势被打断，这严重妨碍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成长。其次，魏冉集团极力推行封君制，这背离了战国时期“强公室，杜私门”的发展潮流。魏冉先封于穰（今河南邓县），称穰侯，后又封于陶（今山东定陶西），而且昭王的同母弟公子市、公子悝分别封为泾阳君、高陵君，宣太后的同父弟半戎先封为华阳君，后改封为新城君。这些魏冉集团核心成员的封地，当时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使得他们能够搜刮到大量财富，以至出现“富于王室”的局面。再次，魏冉集团“恶纳诸侯客”的原因是“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大肆选用本家族成员担当各类官职，造成“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夫，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这三方面也即造成秦国内政昏暗，外战也接连出现不利的情形。

范雎入秦时，“宫廷四贵”——穰侯、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把持朝政的局面已然形成，并且愈演愈烈。当穰侯做宰相时，其余三人就轮流统率军队，每个人都有封邑，而且因为太后的缘故，他们私家的财富比王室还要多。而等到穰侯做了秦国的将军，为了要扩大他自己的封地陶，就想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纲寿（今山东东平县西南）。他们为一己之私发动这种对秦国毫无益处的战争，恰好给了范雎上书进言的口实和机会，范雎上书昭王，言辞恳切，宏观分析情势，阐明事理，力劝昭王能与他面谈，共商国事，以强大秦国。他在上书中说：

“臣听说英明的君主治理政事，对于有功劳的人则不能

不赏，对于有才能的人则不能不封他做官，功劳大的人俸禄优厚，战功多的人爵位尊贵，有能力管理众人的贤人官阶大，所以无能的人不敢窃居职位，有才能的人也不可能隐藏起来。如果您认为臣的话是对的，希望您能实行，并赐给我一个进言的机会；如果您认为臣的话是不对的，那么久留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俗语说：‘平庸的君主赏赐自己所喜欢的人，而责罚自己所讨厌的人；英明的君主就不这样，赏，一定是赐给有功劳的人；刑，一定是处罚有罪过的人。’现在我的胸膛当不起砧板、挫刀等刑具，而腰也承受不起大斧、小斧的一砍，怎么敢以自己不了解的事在您面前尝试卖弄呢？虽然您认为我是低贱的人，所以轻易的羞辱我，难道您就不重视保荐我的人，他是能够随便保荐的吗？而且我听说，周朝有砥砮、宋国有结绿、梁国有县黎、楚国有和朴，这四块宝玉，出产在土中，被工巧的玉匠看走了眼，结果却是闻名天下的宝物。由此可知，圣明君主所遗弃的人，难道就真的不能够帮助国家富强了吗？我听说，善于富家的大夫，都是从诸侯的国度里夺取来的；善于富国的诸侯，都是从其他诸侯那里夺取来的。所以，天下如果有圣明天子，那么诸侯就不能够独自一国特别富强，为什么呢？就因为诸侯富强就会分割了天子的权柄呀！良医知道病人的生死，而圣主则明了事情的成败，有利的事就去做，有害的事就舍弃不做，有疑虑的事就先稍微试一下，即使是舜和禹再生，也不能改变这个道理。更为深切的话，我不敢写在书里，而过于浅显的话，又不值得您听。我想，或许是我太愚笨，不能够启发君王的心智，又或者是您认为我太低贱而不能任用吧。如果不是这

样，我希望您能赐给我一、二次进宫的机会，得见您的天颜，如果我说了一句没用的话，就请把我处死！”

这一番上奏入情人理，不仅震撼了昭王，也令昭王非常欣喜，如此贤才埋没在秦国，实属不该，更何况他也希望做一个贤明君主，希望能继承先辈、成就霸业，而这一切必须借助于真正有才能的人。于是他立刻向王稽致歉，并火速派人用传车（即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前去接范雎进宫。

范雎恰是看准时机上书进言，才终获昭王的接见。为了引起昭王的更多关注，也为了能让昭王急切地详听自己的策略主张，范雎再施谋略。范雎在前往宫中的路上，假装不知道哪条是通往内宫的路，就径直走进去。昭王从内宫正往外走，随侍的宦官看到范雎这个陌生人竟然无端进到皇宫的内宫，很无礼地赶他离开，并喝斥道：“皇上驾到。”侍卫们哪里知道这正是范雎整体策略中的一部分呢？听到皇上来了，范雎反而故意大声说：“秦国哪里有皇上啊，秦国只听说有太后、穰侯罢了。”他的目的很明显，是想要激怒昭王，以促使昭王听从他的长远打算，亲政强国。昭王听到他和宦官争论，随即制止了他们，并请范雎进宫议事。

接见之始，首先向他表达歉意说：

“寡人早就应该亲自接受您的教导了，只是刚好遇到义渠那个匈奴部落的事情，非常紧急，寡人不分日夜的和太后商讨对策，所以没空向您讨教。现在义渠的事情已经结束，寡人才有时间承受您的教诲，自觉昏昧愚钝，所以诚敬的执守着宾主的礼节，请您开导。”

昭王对于之前接待范雎的轻慢讲了一番托辞，并将此

时的诚意以及欣赏范雎的心迹清楚表明，而范雎似乎毫不领情，仍然顾左右而言他，总之是一味地推辞谦让着。

秦昭王似乎有所觉察，立刻屏退了左右的臣子，撤下了身边的侍从，宫中只留下他们两个人，秦王挺直身子恭敬地跪着请教范雎说：

“先生要怎样教导寡人？”

范雎唯唯应声。

又过了一会，秦王再次跪下问范雎道：“先生要怎样教导寡人？”范雎仍唯唯作答。

昭王不解，也略有不满，但想想贤能之才多有自己的脾性和考量，故而强忍着，像这样连请了三次，最后秦王跪着说：

“先生真的不肯教导寡人了吗？”

这时范雎才慢条斯理地将酝酿已久的一番话说出：

“我怎么敢不教导您呢？我听说，从前吕尚初遇文王的时候，只是个渔父，在渭水边钓鱼，在这个时候，二人的交情还很疏远。等到文王赏识他、任用他，封他为太师，请他一起回去以后，二人谈话的内容就深切了。所以文王能够得到吕尚的协助，而终于称王天下。这之前，如果文王疏远吕尚而不和他深谈，那么就是周朝没有具备天子求贤的美德，而文王、武王也就没法成就他们的帝王大业了。如今，我只是个寄居异地的臣子，与君王的交情又十分浅淡，但是我想要进谏的事，却都是匡正君王的大事，同时又要介入人家骨肉之间的纷争中，我想进献自己的愚忠，却又不知道君王内心的意向如何？这就是君王问我三次，而我都不敢回答的原因

呀！我并不是害怕什么而不敢说，就是我知道今天在您面前直言，明天就会被处死，我也不敢逃避。大王如果能确实的照着我的话去做，那么死亡就不值得我忧虑了，哪怕是漆身成癞、披发装疯也不值得让我觉得羞耻了。况且像五帝这样圣明的君王，也死了；三王这样仁慈的君主，也死了；五霸这样贤能的诸侯，也死了；乌获、任鄙这样的大力士，也死了；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这样的勇士们，也死了。可见，死，是人绝对不能避免的，处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可以对秦国稍微有些补益，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我又何必忧虑呢！伍子胥背着袋囊逃出昭关山（一名小岘山，为吴楚的疆界，在安徽含山县北），夜里赶路，白天躲藏，逃到陵水（即栗水，《战国策》作溧水，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又名濑水），没法填饱肚子，只好爬在地上，用膝盖跪着走，低垂着头，袒衣露出身子，鼓动肚子吹着篪，在吴国的市场里讨饭。但他最后却复兴了吴国，使吴王阖闾成为霸主。如果我能像伍子胥一样，竭尽我的智谋，辅佐君王，就算成功以后把我囚禁起来，终身不能再见君王，但是只要我的计谋可以实行，我又有什么忧虑呢？箕子、接舆漆身成癞，披发假疯，但对他们的主上却毫无益处。假如我像箕子一样漆身成癞，却可以对我所尊敬的主上有些补益，这就是我的一大荣耀，我又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我所害怕的，只是担心我死了以后，天下人看到我因为尽忠而身死，作为前车之鉴他们都闭口不说、停脚不前，不再有人肯为秦国出力了。君王上怕太后的威严，下面又受到奸臣谄媚丑态的惑乱，住在深宫里面，终身受到他们的迷惑，不能明察奸恶，这样下去，严重的会使国家灭亡，轻微的